

緣皮叢書之一

正反合

李榕華作

萬入出版
社發兼版
行



綠皮叢書之一

正反合

李溶華作

綠皮叢書之一

正 反 合

定價二角半

李溶華作

叢書一覽

棟樹港的一夜（短編）
路：四幕詩劇（詩劇）
在塘沽（速寫集）
聯合集（雜文集）

周楞伽
林房舒
奚如
耳耶

二角半（已出）
二角正（已出）
二角半（九月出）
四角半（九月出）

萬人出版社
今代書店代理發行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版

北站無線電擴音機開始作聲了：「諸位，車子還有一刻鐘，就將開了。」

一面在買票夾票一面在看錶的客人，都教眼睛休息了休息——着耳朵工作。

一聽見這句話，心里都急了起來：不是怕脫車，而是怕沒有好位置。他們似已跑進了車廂，看見：就連車子中間的過道上都擠滿了人，堆滿了行李的了——他們忙趕過去。滿心能在過道間佔得個立足之點，就很得意了。

這時候沒有行李或是祇有些輕便的行李，像手皮包小箱子之類的客人就寫意了——脚里還隨得動自己的意思指揮，要搶那個前要教那個落後就搶前，就教人落後。有重行李的就肯出錢也不中用，脚夫已爲捷足者調排開去了。至於想省幾個小錢的那就更糟；原本還對付得了的行李箱籠這時像鬧整扭似的，做主人的很有點吃不消它們。不得已時，也不管平時多麼愛惜的，也擺地上拖手。

嘈音升上去了，又給車棚擋下來——發散不開去。十二月在這里會出汗；六月天在這兒會教掛褲不肯離身。

已經上了車的同樣是焦——有錶的摸錶。錶才亮出來，馬上身邊沒有錶的朋友的頭就湊了過去。好像都不信擴音機里的報告似的——那個人報錯了。

祇送客的人坦，雖然心里也不見得不急——一過這一刻鐘，人要不出北站，可糟了！

擴音機又作聲了：「送客的先生們注意，車子還祇有五分鐘就將開了——還祇五分鐘車子就將開了，送客的先生們注意！」

這之後，才趕來上車的可更糟了：身旁邊有同志擠，車梯子上可還有人搶着跳下來，擋住他們的去路。

「怎麼，難道想跟我一起過×州過嗎？」德一手扶起了送他的芬道。

芬的大眼睛暗了暗：

「你曉得我不可以！」

女的覺得腰里給人摟得更緊了些；那個人賠錯了。抬頭一看，果然：那個人是苦着臉子的。

幾擠，他們已到了車梯口。走在前面的德一側身讓芬到了他的前面去——芬可回轉身來握住了他的手：

「苦什麼呢？——你是並不寂寞的；那所在是有着許多的朋友打開了他們的勝臂在候你過去；我們這里呢，將都念着你呢！」

擴音機的報告：祇贖一分鐘了！

「我不要聽這些話，我要聽的是你的！——你跟我有什麼話要說嗎？」

德兩手摟着芬的腰幹，頭側着，眉頭微微的壓着眼皮，然而眼里可又不乏笑意的問。

「有的。」

女的低了低頭，——然又把頭昂起了這麼爽直地回着。這時她人已下了車了；「可是是什麼，那得到將來告訴你了。」

車子在動了——就在這時候，一個人趕到了車梯子口，德本能地幫了他一臂之力——一眼瞥見芬伸着五指按到嘴邊去跟他一送！

這動作把德將後才得知的话可預先聽到了——他樂得跳起來。一手攀住車子，一手握着手帕子混身激動地幌着。

那邊也是一樣的。

終於那個人是不見的了；他是離得她這麼遠的了——他始悵悵地回過身子來，想打從過道上回到他的位置上去；他面前站着個女孩子，眼皮迸大了瞪着他，——那對美麗的瞳子忽然變小了，嘴唇一咋，亮出了一口好牙齒。就在那里，她脫出了：「謝謝！」這兩個字來。

初起，他是茫然的——他為人作了些什麼事，故人家才謝他呢？待稍一聚神，他始記起這就是剛在他扶上車子的那個人了。

「這是受不了的！小姐！」

德讓那女孩子坐到自己佔下的位置里去，他自己則賣狠：站。

就這樣他曉得了對手是姓吳。

車過×站時，車上人清了陣。德得到個機會坐到吳的身旁。吳是同他一路到×州去的。

德的位置剛正是芬的，而他的呢，現在則爲吳佔去了。這本算不了一回什麼事，但德不知怎的，總似乎有點對不起芬這樣的。

本來在車馬之上頂好的伴侶就是個能談吐的朋友；故這兩人一會之下，早就有各找對手以解長途之厭的念頭，況且機遇幫助他們，已爲他們省去了一道「介紹」的麻煩事情，話匣早經打開了的。

「吳小姐過×州還是旅行呢？還是——」

不待對手說完，女的已答了句——「智巧的說話了：

「算得旅行：算得過那邊作事。」

「這好！」

「怎見得？」

女的眼皮往上翻，目光自下泛上來：有點嬌，又有的媚。

「本來那個所在並不如與它平稱的那天堂一樣，化一個星期的日子各兒就都可逛到；那所在是得長住下來在那里過的，那天堂的美麗是在它的風景，在它的山水；這天堂的好處是在它的生活，它的藝術。跟前頭個所在人可學阿美利加的遊法；這天堂可得拿去希臘羅馬那樣的忍耐出來的。」

這回挨到人家爲他喝采了：

「先生真瞭若指掌！」

「不敢，——不管×州是生我的父親的所在，而我的娘則爲那一天堂里的女孩子。」

「那麼，先生該是個天仙了！」

這句恭維，德可受用不了了。

「我們是沒有天仙的！」

德把這話脫出嘴後，有點覺得唐罕，這句牢騷跟對面一個跟自己一樣的發作那是沒有什麼道理的。不過，出乎意外地，對手竟顛了顛——這個算不得粗心，然而並沒小心的德是把它輕輕地忽略了過去的。

「也是的，先生倒曉得我的姓了，可是先生自己的呢？」

對手把頭探過來，看德在皮夾子里檢名片。

德退了退，選了張送給對手；那上面是：

章達明

三個宋體字。

「啊，是章先生。」

火車在有座形若馬鞍的山的城子那邊停了停，德看看錶。

對手問他：

「章先生，是什麼時候了？」

「我們在車上已過了一個半點鐘了，還過這樣點時候即可到我們的目的地。我們是祇賸一個半鐘點的緣份了。」

「章先生，你這話怎講的？」

德注視着對手：——對手的眉目之間滿帶着怨他的意思；

「難道一到×州你就打算把我忘掉嗎？永遠地忘掉嗎？」

「我是怕人家！」

「人家是不會的，——要末你！」

「那末小姐，我謝謝你，這樣說起來你是允我來拜訪你的？」

「我不單望你來——並且我也要來找你呢。不過，府上是在那兒呢？」

「唔——」德打了個支吾，但倒底寫了個比較便當，然而得經過一些轉折的地址給她說：「小姐來看我時，請先通知我好嗎？」

「好約。」

那邊頸項不動地點了點頭。

「不過，小姐的府上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這回是輪到女的打支吾了。終於女的錄了個給他，條件同他是一樣的：待先通知。

這交涉辦妥時，火車離×州那所在祇半小時的距離了。茶房已來收茶壺，收錢。心急的或是初出門的客人已不安於位，而站了起來穿長衣服，收拾行李：等×州那古城，那古塔的出現了。

德跟那位吳小姐雖都是心定的，老出門的。今兒可也一樣的忙着：各人都想避開各人，在下車的時候；原因，不是各人厭惡着各人，而正是相愛着。唯其因為相愛的緣故，各人都不願把各人的事就讓對方明瞭。他們是都有着些不大「方便」的事的。

兩下心里雖都懷着鬼胎，然仍忘不掉禮節地各自週旋。在這情況之下，手足失措舉止不清時是當然有的，好在各自只顧掩飾各自，自然無暇留意到對方

的態度。

突然汽笛子連着叫了幾叫。交過了一回車後，x州的漫長荒蕪的古城就慢慢地走地平線後浮現出來，旋轉出來了。不久，那巍峨聳峙的古塔尖就在城梁上現了色相——可就消失了；車子愈行近城門，塔尖就愈為在高大起來的城樓遮蓋了。汽笛又叫了兩叫，衝進了車棚下面，乃漸漸地慢下來——終於已經站了起來的客人都往前面撞了撞；火車突然給殺住了。

「我幫你拿東西好嗎？」

問話的人心望的回答是個：「不」字。這來，他才脫得掉身子。

「啊，不，——謝謝你，——」

也不待對手說畢，德就：

「那麼少陪——再見了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德一提手里的簡便行李，就擁進了過道中的人羣跟着下車。一出站，就有

個馬車夫樣的人跑來問：

「要馬車嗎？向東的！」

「向東的？——不，我向西！」

嘴里雖這麼回，人可已經跑到馬路中間，跳上那人的車上去。

車上駕馬的是另有人在的。那人鞭子一揚，馬蹄子就得得的動起來了。

招呼德上車的那人是坐在德的身邊的；他問：

「穆同志，沒有出事嗎？」

剛才名片上稱作章達明的可作爲穆同志的應話了：

「沒有，人跟箱子——不，是得說箱子跟人一起到了這邊了！」

那個人伸手出來，德一把把它握住了。

那個人是半途間下車的。德的箱子是在他的挾下。

至於在車上的吳小姐呢，待德一動身，她即擇與德相反的那扇車門下了車。

。她才下車，就有人來迎她。

「松子！」

「啊太郎！——松子是來了哪！」

他們登上另外輛馬車。

半路上，忽然擁來幾個孩子見到了他們。孩子們指着那位稱做吳小姐的罵道：

「打倒漢奸！」

車上人可全笑開了。太郎拍拍松子的肩胛說：

「你想：連他們也知道你是他們的人呢。」

這時，松子的心是奔了「他們」之間的一個了。她落在沉思里。

二

德走後三天，芬的大眼睛暗了一點，臉色黃了一些。自己也覺得沒勁，就上床睡。這麼一示弱，病魔可真來尋她的事了。

她發熱。人有點不大清楚。但忽然她以兩臂肘子硬撐起上半身來，豎直了耳朵聽門外的說話。那番話她是全聽得明白的：——

「怎麼，你家小姐幾天不見出房門了呢？」

這是房東太太聲音。

「是的；她人在床上。」丫頭阿鳳的答話。

「難道病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是什麼病呢？」

回答先是「嘻嘻」的一笑：

「一位常常來這裡的德先生這幾天里一天也沒有來！」

「啊——丫頭，你真缺德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芬聽了這話並沒掙起來，出去捶阿鳳，這樣的發怒；也沒手里一鬆的就倒下去，那麼的暈過去——而是臉紅紅的，人慢慢地軟癱下去。

「她是這個病嗎？」

她不肯承認；可也沒勇氣反對。

德的影子，那頗長而英俊的軀幹，那尖長的紅色的臉子，都浮現在她的面前；那對光亮的眼睛直瞪着她，帶着笑意，像是歡喜；又夾點苦味，像要她什麼她沒有允准的樣子。

「傻子，還這麼苦做什麼呢？——你們就是這麼傻的，一準得我們動了嘴，你們才知道我們是愛你們的！——我是愛你的！」